

從頭帶開始說起

我們布農族的祖先，運送物品都是以人力搬運，所以製作很多器具來做背負的工作。像是背架(patakan)，一種用木頭製作的背負支架，側面看起來是 L 型的背架，類似後來由登山用品社引入的大鋁架背包的構造；還有背簍(palangan)、密封背簍(palangan qaibi)、網袋(davaz)、女用網袋(sivazu)，這些都是布農族人重要的背負工具，大都是採用斜紋編法或六角編法編製而成的。

這些背負工具，不能缺少兩個附屬物件——肩背帶(vaki)和頭背帶(tinaqis)。利用這兩個藤編物品的附屬物件，就會形成兩種不同的搬運方式，雙肩背負及頭額頂法。雙肩背負是將物品裝置在搬運工具，將一對背帶套在雙肩，靠在背上搬運；頭額頂載法則是將一條頭背帶頂載於前額，以頭部力量撐住，將背簍等背負工具靠額頭搬運。

所以用肩背帶的時機，是我們背負的物品，重量沒有那麼重時，就可以使用肩背帶。我們稱雙肩背負這個動作為 vakilun。背負的東西比較重時，就用頭背帶，我們稱用額頭頂重物這個動作為 patinbunguan。

肩背帶通常是背負較短的行程，例如從家園附近的耕地，背一些農作物。頭背帶則是東西較重，背負的行程也比較遠，例如從獵場背負獵物，頭背帶可以讓族人在背負重物時走得比較久。我們就從頭背帶開始寫起，因為我們討論的高山協作，都是背負重物，並且要走較長程的登山路線。

二〇〇〇年的日治八通關越嶺道路調查之行，從東埔走到南安部落。在離開大分的那一刻，〈背負重物傳訊歌〉(matin lumaq)的音律，緩緩地由領路人林淵源的腹中升開、凝聚，流洩至脣齒，振顫、共鳴、回響，清澈的歌聲，一聲聲迴盪在大分的山谷間。

頭上包著毛巾，額頭戴著頭背帶，腳穿塑膠雨鞋、肩上背著「鐵架配米袋」搭湊的登山背包。在這一身的裝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頭背帶，以前的族人就用頭背帶背負重物，現在很多背工則使用 L 型大鋁架搭配頭背帶，來減少肩膀的負擔。早期頭背帶使用的是黃藤皮編織，隨著時代的進步與材料的取得方便性，已經漸漸改採用打包帶來作編織，頭背帶的編織方式雖然各族有所不同，但是編法主要以斜紋編法，戴在頭頂上，也很像頭上的裝飾品，煞是好看。

我頭上也頂著頭背帶，這是從笛娜的背籃拿下來，我把它裝在大鋁架上，讓我可以行走在山林裡。部落大部分的頭背帶，都是黃泰山長老製作出來的，部落只剩下他一個人用藤製作頭背帶，所以部落的族人，大部分都是使用 **Bisazu** 製作的頭背帶。現在的編織物有打包帶和大自然的黃藤(**quaz**)兩個原料，這兩個素材他都可以製作出來，編織出一個又一個傳統且實用的編織品。

頭背帶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物品，每次上山都要跟笛娜借，深怕哪一天被我弄丟，於是抽空跟黃泰山學習製作頭背帶，一個月的學習中，讓我擁有專屬的頭背帶。出生在拉庫拉庫溪太魯那斯的 **Tina Umav**，已經九十多歲，曾經跟我說過，以前藤編只有 **Isbabanal** 這一個氏族才可以編，其他家族都要向他們以物易物，來換編織物，她如此說：

naitun maqansia matas-l balangan、tuban、sivazu、davaz、at talangqas、kaupakaupa tindun qai Isbabanaz a tindun, maqa ata qai mabaliv ata,只有他們可以製作背簍、籐籐、網袋、**talangqas**，只有 **isbabanaz** 氏族才可以做這些，其他氏族就向他們買。

這個專屬 **Isbabanaz** 的編織技術，其他氏族編織是禁忌(**samu**)。在時代的變遷，氏族互為交流下，技術廣為其他氏族學習，就像 **Bisazu** 他是屬於 **istasipaz** 氏族。現在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人學習這項傳統技藝，未來不知道這個美麗的編織物，還能不能在山上看得到。

頭背帶是原住民嚮導和高山協作上山一定會攜帶的物品之一，這個編織物可以讓我們從眾多的山友中，猜出這群戴著頭背帶的人，具有原住民的身分。但是，現在也越來越多的平地人，開始學習使用背帶。使用頭背帶需要經過練習，否則會造成頸椎的傷害。頭背帶使用的位置其實不在前額處，而是在頭頂前三分之一靠近前額處，使用時頸椎一定要呈一直線，不可以抬頭仰望，所以視角要看著地面。頭背帶平時可以綁在肩帶固定帶上，在背負比較重的時候、或長時間行走時，來減少肩膀的負擔。

隊伍當中有人因為受傷、疾病無法行走，排除頸椎、脊椎損傷的患者，也可以透過頭背帶跟登山杖來搬運傷患。靠著兩支登山杖，一個頭帶，一條布繩，能背動一百公斤的人，無論再遠的路，再重的傷患，都可以用頭背帶把人帶到安全的地方。

頭頂著頭背帶的林淵源，把我帶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中，也是第一次聽到巡山員這個工作職位名稱，才知道有一群布農族人在自己的祖居地，為外來旅客、學術團體做嚮導背工的工作。在這十幾年中，我因為林淵源大哥的關係，有機會持續地進入山林，讓我認識也是頭頂著頭背帶的一群族人，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身分，高山嚮導、背工、巡山員等，雖然不同的職位名稱，相同的是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在祖居地工作。

那族人們的實際工作情況又是如何呢？人們對這份工作的想像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是我在二〇一三年前往祖居地馬西桑的行程與一群旅人的對話中，產生的小小的疑問。那是行程的第二天早晨，當天的晨曦很美，金黃的光暈輕輕淡淡，灑在林淵源及高忠義(Tiang Tanaouna)等巡山員的身上。當我們在瓦拉米山屋前整理背包時，一位旅人看著我們說：「你們要去哪裡啊？」林淵源回答：「我們要進去大分。」旅人說：「你們要去幾天？要做什麼啊？」林淵源笑著說：「大約還要走十幾天，我們是國家公園的巡山員，要巡山。」

旅人興奮地說：「那麼好，可以邊工作邊看風景，還可以與青山綠水為伴。」一般遊客只能走到瓦拉米山屋，再往裡面走就是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要經過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許可才行。所以聽到我們可以輕鬆自在地在大自然中工作，生起羨慕之心。

與山林為伍的工作，真的如此浪漫嗎？這種對山林工作的浪漫之心，不只當代才有這樣的感覺。日治時期，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書中，寫到當他聽到布農族的歌聲時，「歌聲響徹森林，引起一陣不可思議的迴響。從原始人口中流洩出的原始韻律…….穿透我的靈魂。」跟著布農族上山工作的時候是他最得意，而且最有活力的時候。他認為布農族的高山嚮導具備古武士般高雅的氣宇與重視情義、負責到底的作風。族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呈現了一股浪漫的想像。

這讓我興起寫有關於布農族族人，在傳統領域的山林中，真實的工作環境。本篇利用兩次進入玉山國家公園的行程，第一次為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九日的清朝八通關古道調查，簡稱為清古道行程。另一次行程為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九日至四月三十日的日治八通關越嶺道路，祖居地馬西桑之行。接下來的幾篇文章以清古道為主，日治八通關越嶺道路為輔，將兩次的行程，以巡山員和背工為主題，搭配一些歷史事件及族人在山中工作的狀況。

我將從頭背帶開始說起，說出山林工作的這群人，如何背出自己的山。頭背帶雖然是背簍、網袋、背架的附屬器物，但在背負物品，用頭背帶頂於前額時，卻可以固定貨物，不至於行走時滑落，並使行走時承受重力較為輕鬆。讓頭頂背起重物的族人，用背簍、網袋、背架，一步一步地寫出山林的故事。將〈背負重物傳訊歌〉的音律，傳唱給更多人。

穿著制服的原住民巡山員

二〇一三年四月，馬西桑祖居地的行程中，參與的有高忠義、林淵源、蘇印惠，他們三位都是巡山員，而我則是跟隨著林大哥上山。雖然常有人送林大哥最新的登山裝備，他仍然喜歡用改良的鋁架背包，他特別用組合式泡棉地板當作背部的襯墊，減輕堅硬鋁架直接壓迫背部，來增加接觸面的舒適性。

這些巡山員，延續著前輩的腳步，將布農族人在深山中行動、穿梭的特殊技能，傳承下來，持續地在山林活動。從日本時代一直到戰後，布農族人就像是玉山的守護者，不透過布農族人的嚮導，外來世界的人難以親近玉山。而近幾十年來，全臺灣的高山幾乎都可以看到布農族擔任背工、嚮導的蹤跡。國家公園成立後，巡山員的工作就從原住民尋找。

泰雅族青年高旻陽曾經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任職，他整理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的演變。他說：「玉山國家公園其前身必須溯及日治時期規畫的新高山國家公園」。國民政府遷臺後，設立了第一座高山型的玉山國家公園。成立時，國家公園看到東埔部落的布農族人，早在日本時代就從事背工與嚮導的工作，很多山友，也都是請布農族來當「波達」(porter)，這個詞就是從日語轉音而來，可以知道族人做這個工作，從日本時代就開始。所以國家公園想要借重族人的經驗，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工作。

在招募第一批巡山員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部落的窗口是一位東埔部落的年輕人伍榮富，他的父親伍勝美，就是將于右任銅像背至玉山主峰的其中一人。伍盛美因為參與背負于右任的銅像，有了一些名氣。

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跟隨林淵源大哥做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巡視，從東埔到玉里，第一次進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途中順道爬上玉山，想著布農族人參與于右任銅像的建造過程這一段歷史。族人只是做著自己本分的工作，族人不會想要了解銅像背後的意涵，于右任日記所寫的意思，日記本中《思鄉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玉山國家公園成立之後，也在卓溪鄉的南安部落，成立了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管理站。第一梯的巡山員，開始找卓溪鄉當地的布農族人。像是林淵源大哥，高忠義大哥。在還沒有進入國家公園，做過遠洋，去臺中梨山採過水果。林淵源先接到家裡的消息，於是就跟高忠義說：「他要回卓溪，有一份工作可以在自己的山上工作。」林淵源大哥比高忠義大哥提早加入國家公園巡山員的行列。所以八十一年玉山東部園區設南安管理站，林淵源是第一批進去的巡山員，並且持續擔任國家公園巡山員長達二十五年。

國家公園巡山的路徑，大部分都是查看古道或是一般的登山路線有無崩壞。部落的傳統聯絡道路，對國家公園來說沒有觀光和歷史價值，因而被忽視。林淵源一直想要回到他爸爸的獵場，開會時一直建議走祖居地的部落聯絡道路，尤其是馬西桑，因為這個地方，是他跟他爸爸曾經的獵場。

我們的祖居地在 **apulan** 狩獵的地方在馬西桑那邊，小時候不喜歡念書，跟著爸爸去山上，有時候在山上一待就三個月，我就來來回回，那時候還沒有結婚，有時候一個月一直待在馬西桑。(林淵源口述)

他想帶著他的大兒子一同前往，讓他以後能認路。雖然清古道行程他的兒子走完了，但林大哥最想要他的兒子，走回馬西桑獵場。他的兒子在出發前卻因身體不適，不能同行。前幾天的路程都可以感受到他失落的心情。林大哥本來也要帶高塋山來，希望他能一同上山，跟著他學習山林的知識。但是這一趟是國家公園例行性工作，沒有多餘的錢請背工，而高塋山有另外一份有薪水的背工任務，他需要這份薪水養活一家人。不可能像我一樣，只為了再次踏上祖居地，什麼後顧之憂都沒有。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大分與林大哥做祖靈祭拜的儀式，我跟林大哥吃著供品邊聊天。林大哥對於自己的兒子和想要培養的背工都不能前來，感到無奈。他說他是玉山國家公園第一代的巡山員，工作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了，也開始肩負起傳承的重任。五十三歲的他，除了擔心體力日衰，也擔心自己如何將山林的知識傳承下去。

在淚之路，用石板屋來說故事

美國將當年印地安人被迫遷徙的路徑列為國家歷史步道，稱為「淚之路」，國家公園管理局也以「不正義的旅程」(A Journey of Injustice)來定義這段歷史。(中時電子報，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回到 **Banitul** 被逼迫搬遷佳心的那一天。進入了日本昭和年代，**Banitul** 看著拉庫拉庫溪流上方 **Idaza**，大分、喀西帕南、大分的族人，舉家搬遷，背著衣物往山下走。**Banitul** 覺得已經無法抵抗日本警察的勸說，在半威脅恐嚇、半勸誘的情況之下，他開始叫自己家族的男丁，背起一片一片的石板往山下走。

族人們把屋頂的石板，一片一片的放在背架，順路把石板背下去，背到卓樂附近。族人們，眼光泛淚的看著這曾經一手蓋起來的家屋，咬著牙，背起裝滿食物和衣物的背簍，默默的跟隨 **Banitul** 的腳步，走在三十多年前日本人蓋好的八通關越嶺道，這條道路就像一把插入中央山脈心臟的尖刀，掐著族人們的喉嚨，逼著族人往山下遷移。

八通關越嶺道，把 **Banitul** 家族及整個拉庫拉庫溪的布農族人，從這條路上，遷移到現在卓溪鄉，山中的家就這麼逐漸湮沒於山林。

民國之後，林務局與國家公園先後接管，如今這片山區被稱為「玉山國家公園」，在古道口掛了步道解說牌，一路往深山走，沿途可見許多巒大杉與柳杉的造林地。

現在這塊土地，已經是國家公園和林務局管理，要重新蓋出石板屋，還是會處處受到限制。沿著古道進入祖先的土地，看到日本遺留下的遺址、國家公園的保育解說牌、林務局的柳杉，卻看不到布農族人自己的遺址，而過去的布農家屋就躺在遊人不曾停駐的步道之外，沒有人知道轉個彎，就可以了解布農族的歷史。

重建家屋是要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故事。

在修復房子的過程中，充滿辛苦，與團隊一起工作的部落青年、耆老，基本上都是以務農、工地為主，族人們沒有經過正式的專業訓練。只受過一個月的石板屋傳習班訓練，這些受過訓的學員，成為石板屋工班的成員。

來到佳心後，疊石牆都是工班一塊一塊石頭疊出來。一片一片的石板，都是族人們用鑿刀一片一片自己鑿出來的，木柱的開槽，也都是工班雕出來的。辛苦的工作，是為了在祖先的土地上，蓋出布農族的房子。

這裡無法用大型機具，所有的工作都是人力才能施工。這些對雜牌軍，對非專業的族人來說，都是困難的事，但這些都在工班的努力下，一一的解決，並完成了這棟房子。工班在這件工程，增加了自信心，一件消失百年的石板建屋知識，慢慢重新接回，也重新在祖先使用過的三石灶，點燃火苗。

期待還有同樣的機會，用手建造祖先的石板屋。

族人希望能在這條路上，說出這棟家屋的故事，讓外地遊客、族人，讓後代了解到布農族人的歷史、故事。

以前講拉庫拉庫河流域的歷史時，大部分都是講大分事件，但二十幾個重工班成員修復這棟房子，每個人都成為故事，用自己親身參與蓋房子，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全新的開始。

在一些文獻中曾經提到，布農族人似乎將家屋視為一個孕育生命的子宮，它的出口，一個在屋頂的天窗，是對天的，一個出口，在正面牆的門，這是人日常出入的。「Bunun」這個字的意思是「人」，也指「未出殼之雛雞」、「未離巢的蜂」。那麼人相對於家屋，有如蜂相對於巢，孵化中的雛雞相對於蛋殼。我們都像是「未出殼之雛雞」、「未離巢的蜂」慢慢回到孕育生命的子宮，回到自己的家，說出自己的故事。

在 mai lumah 舊家屋、mai-asang 舊家園，即使很多家屋都查不出是誰家的了。但那裡是我們布農族人的信仰與歸屬，如何保住以前老人家山上住過的地方，對於布農族人的自我認同是很重要的事。

我們一同與 Istasipal 家屋修復的族人，在淚之路上，讓回家的一步一步往前行，在祖靈的呵護和叮嚀中，逐步踏實的前進。這些工作是為了重新連結卓溪鄉布農族人與祖居地的牽繫，追尋歷史記憶。

透過蓋石板屋，重現百年前布農族人山居生活地景，傳承先人與環境互相適應創造實踐的生存智慧。